

詩始於虞舜，編於孔子，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，而遠引佛老何耶？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，奉爲至論。余駁之曰：「毛詩三百篇，豈非絕調？不知爾時禪在何處，佛在何方？」人不能答，因告之曰：「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近取諸身而足矣。其言動心，其色奪目，其味適口，其音悅耳，便是佳詩。」孔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又曰：「詩可以興。」兩句相應，惟其言之工妙，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，倘直率膚腐之言，能興者其誰耶？」

李玉洲先生曰：「凡多讀書，爲詩家最要事，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，欲其助我神氣耳。不自知，讀詩者亦不知，方可謂之真詩。若有心於眩淹博，便落下乘。」

又有人問先生曰：「大題目用全力了卻，固見力量，倘些小題亦用長篇，豈不更見才？」

獅子搏兔，必用全力，終是獅子之愚。」

同一樂器，瑟曰鼓，琴曰操，同一著述，文曰作，詩曰吟，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。然音節一萬壑赴荆門，使改羣字爲千字，便不入調。王昌齡不斬樓蘭，更不還，使改更字爲終字，又之毫釐，失以千里，其他可以類推。

沈雲椒侍郎末遇時，館於陳梅岑家，其時梅岑尙髫也。然梅岑詩筆清新，實爲先生傳得好。此之謂也。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：「菖蒲綠映石榴紅，墨盞東西放幾叢，不在畫屏中。闌干影裏綺疏橫，艾酒齊酣笑語迎。樓上衣風樓下水，一簾香霧不分明。丹符風颭佛幡如，扇影參差漾碧虛。一片湖光星萬點，家家水閣上燈初。柳陰檻外泊船頭，都向尊前聽短謳。卻到中流清景好，蔣王山上月。」

詩始於虞舜，編於孔子，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，而遠引佛老何耶？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，奉爲至論。余駁之曰：『毛詩三百篇，豈非絕調？不知爾時禪在何處，佛在何方？』人不能答。因告之曰：『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近取諸身而足矣。其言動心，其色奪目，其味適口，其音悅耳，便是佳詩。』孔子曰：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』又曰：『詩可以興。』兩句相應，惟其言之工妙，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。倘直率庸腐之言，能興者其誰耶？』

李玉洲先生曰：『凡多讀書，爲詩家最要事，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，欲其助我神氣耳。不自知，讀詩者亦不知，方可謂之眞詩。若有心矜眩淹博，便落下乘。』

又有人問先生曰：『大題目用全力了卻，固見力量，倘些小題亦用長篇，豈不更見才獅子搏兔，必用全力，終是獅子之愚。』

同一樂器，瑟曰鼓，琴曰操，同一著述，文曰作，詩曰吟，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。然音節一萬壑赴荆門，使改羣字爲千字，便不入調。王昌齡不斬樓蘭，更不還，使改更字爲終字，又之毫釐，失以千里，其他可以類推。

沈雲椒侍郎未遇時，館於陳梅岑家，其時梅岑尙髫也。然梅岑詩筆清新，實爲先生傳得好。此之謂也。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：『菖蒲綠映石榴紅，蠟盞東西放幾叢。不在畫屏中。闌干影裏綺疏橫，艾酒齊酣笑語迎。樓上衣風樓下水，一簾香霧不分明。丹符風颭佛幡如，扇影參差漾碧虛。一片湖光星萬點，家家水閣上燈初。柳陰檻外泊船頭，都向尊前聽短謳。卻到中流清景好，將王山上月

如鉤。』晚過楓橋云：『雨不成絲柳帶烟，暮天遠水正無邊；客愁最怕鐘聲攪，不向楓橋夜泊船。』泛舟城北云：『最是長條柳，依依一愴情；蘆花猶未白，已解作秋聲。』

鄭璣尺先生詠鏡云：『朱顏誰不惜，白髮爾先知。』可謂佳矣。後聞俞鶴齡秀才詠鏡，有白髮朱顏管一生，七字尤佳，其妙處在一管字。

趙雲松過蘇小墳云：『蘇小墳鄰岳王墓，英雄兒女各千秋。』孫成九過琵琶亭云：『爲有琵琶數行字，荻花楓葉也千秋。』句法相似。

近日有巨公，教人作詩，必須窮經讀注疏，然後落筆，詩乃可傳。余聞之笑曰：『且勿論建安大歷，開府參軍，其經學何如？只問關關雎鳩，采采卷耳，是窮何經何注疏，得此不朽之作？陶詩獨絕千古，而讀書不求甚解，何不讀注疏以解之？』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：『夫六典三禮，所施有地，所用有宜；未聞吟詠情性，反擬內則之篇，操筆寫志，更摹酒誥之作。遲遲春日，翻學歸藏，湛湛江水，竟同大誥。』此數言振聾發聵，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，以經學談詩者，故爲此語以曉之。

人問杜陵不喜陶詩，歐公不喜杜詩，何耶？余曰：『人各有性情，陶詩甘，杜詩苦；歐詩多因，杜詩多創，此其所以不合也。元微之云：『鳥不走，馬不飛，不相能，胡相譏。』』

宋人漁父詞云：『歸來月下漁舟暗，認得山妻結綢燈。』又云：『不愁日暮還家錯，認得芭蕉出堊籬。』二語相似。余寓西湖德生庵，夜深斷橋獨步，常恐迷路，緊望僧庵燈影而歸，方覺二詩之妙。

凡菱筍魚蝦，從水中采得，過半個時辰，則色味俱變，其爲菱筍魚蝦之形質，依然尙在，而其天則已失矣。諺云：『死蛟龍不若活老鼠。』可悟作詩文之旨。然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，作者難，知者尤難。

尹文端公出將入相，垂四十年，常謙謙然不自喜。惟小妻張氏，以所生女入宮，爲皇子妃，誥封一品夫人，逢人

必夸，故紀恩詩曰：『瑞日瞳朧展翠屏，環階拜舞祝慈寧；爭傳王母瑤池會，竟見仙班列小星。』

余屢覓同年楊兼山（大琛）詩，不得。今年到蘇州，得其古香堂詩稿。蔡宮云：『五丈旗飄復道寬，曉妝人試綠雲盤；虛懸照膽秦宮鏡，不見長城白骨寒。』舟中云：『斷雲作意橫遙嶺，明月多情送短篷；最愛風標兩公子，一生消受綠蘆風。』又春衣典盡還賒酒，鶴俸分來又買花，皆駘蕩可喜。

庚申初春，余與兼山及諸同年，在京師遊陶然亭。兼山次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：『欲雨不雨春晝陰，城南亭子同登臨；雪痕消盡葦根出，磬響斷時禽語深；且喜僧寮無俗韻，漫將宦迹託沉吟；丁香幾樹纔含夢，記取花時策杖尋。』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，余戲之曰：『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？』兼山請誦之，曰：『百竹午窗頻擣藥，一燈子夜尚縫衣；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，何殊讀之可作回心院矣。』兼山笑而不答。田少宰諱懋，山西相公從典之子，立朝有聲。

杭堇浦論七律，不喜拗體。余道詩境甚寬，實有因拗轉峭者，因誦倪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：『江水不如湖水澄，南峯涼暖時堪登；入雲但問采樵客，踏葉偶隨歸寺僧；一掬泉因瘦蛟活，滿山桂與青霞蒸；白波渺渺未可渡，空倚葛陂三尺藤。』似此八句，一調平仄，便索然無味矣。杭亦以爲然。先生官御史，古貌清標，識余於未第時。余學寫殿試卷，先生教以偏旁點畫，致足感也。記其渡江遇風云：『越陰已夙戒，涉波復新懦；忽然馮夷怒，葉舟竟掀播；命祇比毛輕，心已拚飯破；且守柁檣立，獨抱忠信臥；須臾洪濤平，白鷗浮一個。』在試院中答厲衣園侍郎云：『文入彀中須賞識，棋於局外易分明。』贈丹桂云：『老幹十年看獨立，丹心一點早平分。』其存心之公，正可想。宿瀟溪云：『避風先泊岸，過雨更觀瀾。』皆妙。先生名國璉。

李謹曄（芝）遊靈隱寺，雲林大師出示右軍感懷札，紙墨殘缺，如裂春冰，又出山谷襄陽二札。李題云：『玉印何時勒？貞觀十五年，不多完筆墨，一半補雲烟；稀世無人信，名山有佛憐；我來長跪讀，深幸見殘箋。』觀梅云：

「步步梅花裏，遲遲過石梁。兩山清澗合，一路白雲香。偶約探春侶，同登選佛場。羨他修得到，愧我半生忙。」又顧我忽無影，前峯落照微，十字亦超。

余遊武夷，至大藏峯，望半空山穴中，有橋板梁柱，大小百千根，參差堆架，灰墨色，長短不齊，既不朽爛，又不傾落，其下湍急，舟難停泊。有某官擊以鳥槍，落木梯數片。朱子云：「是堯時民避洪水居此，水平時人下面木存。」想亦有理。余還杭州，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。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，長尺許，薄三分，云得自張芭堂，張又得於吳達夫。梁山舟題云：「虹橋之板長徑尺，村與幽人鎮玉格，延陵家藏東海題，題處天然一角白。書不可信字可傳，非松非柏無人識，即今散落市廛中，君獨何緣收拾得？當年吹墮武夷峯，仙凡恍倘將毋同？須防一夜風霜起，飛上青天化斷虹。」主人題云：「虹橋遺迹情誰搜？千載猶看片板留。莫道仙蹤渺難問，有人曾向武夷遊。九曲環溪瑣翠烟，仙風吹墮幾何年？題來好句尤珍重，慰我平生嗜古緣。」

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，師大吞咽，人笑之。師作偈云：「混沌乾坤一口包，也無皮血也無毛；老僧帶爾西天去，免在人間受一刀。」

金陵山川之氣，散而不聚，以故土著者絕少。傳人王謝渡江，多作寄公，亦復門戶不久，此其證也。然街衢宏闊，民氣淳靜，至今士大夫外來者，猶喜家焉。桐城姚姬傳太史，掌教鍾山，有移居之志，賦詩云：「又向金陵十日留，依然雙闕望牛頭。交遊聚處思移宅，衰病行時愛掉舟。蕭寺風多疑作雨，後湖烟淡總如秋。僧書擬共舒王讀，不弔興亡惹淚流。」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，余當未衰時，亦喜舟行，畏陸行也。

太史七古雄厚，惜篇長難錄。錄其岳陽樓見月云：「高樓深夜靜秋空，蕩蕩江湖積氣通。萬頃波平天四面，九霄風定月當中。雲間朱鳥峯何處，水上蒼龍瑟未終。便欲拂衣瓊島外，止留清嘯落湘東。」弔王彥章云：「亂世鳥飛難擇木，男兒豹死自留皮。」哭劉耕南云：「別來書到長安少，死去才教天下空。」淮上云：「只愁天上桃

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。『釣臺云：『可憐高鳥盡，回憶釣魚磯。』皆絕妙也。己巳歲，余中秋夜渡江云：『世上夜深秋正半，江心風定月當中。』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。先生從父南青諱範，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，學問淹博，而不喜吟詩。余改官江南，送行詩麻集，而南青無有也。余調之云：『南青愛人如老嫗，初入翰林殊栩栩，平時著述千萬言，臨別贈我無一語。』

閨秀吾浙爲盛，庚戌春掃墓杭州，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，大會於湖樓，各以詩畫爲贊，余設二席以待之，徐裕馨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，畫法南田，詩吟中晚。卽景云：『讀罷黃庭卷，懶開靜中消息費，推裁吹燈欲禁花留影，剛捲珠簾月又來。』暮秋云：『寒蝶低飛月滿枝，海棠紅冷桂凋時，笑儂竟比黃花瘦，青女多情知未知？』畫眉云：『柳梢枝上曉風柔，夢醒雕欄語未休，莫向碧紗窗畔喚，美人猶是未梳頭。』暮春云：『殘紅片片卸簷前，樹有餘香蝶尙憐，士女不來芳草外，鞦韆猶繫綠楊邊，中庭風靜遊絲落，繡戶簾垂紫燕穿，恰好送春詩未就，瑤臺有妹贈雲箋。』夜雨云：『夜雨小窗多少，春喚子規去了，起來收拾餘花，又把五更風惱。』

汪姊字巽爲，號順哉，秋御先生之女也。春日山居云：『山居無事，起常遲，不斷溪聲雨過時，最愛學飛新燕子，簾鉤低拂影差池。』聞蟲云：『四壁蟲亂鳴，聞聲暗自驚，獨憐秋一色，可奈月三更，嘆息余如助，丁寧夢未成，可知爲客者，緣爾倍關情。』秋月云：『古戍鳴寒柝，孤城急暮砧。』俱饒有唐音。

孫春巖觀察滇南，娶姬人王氏名如玉，善畫工詩，與女公子雲鳳雲鶴，閨房唱和，有林下風。喜弟自滇至云：『既見翻疑誤，凝眸各審詳，九年雲出岫，一夕雁成行，別後滄桑換，途中歲月長，舊容驚半改，鄉語歎全忘，對月秋垂淚，聽猿夜斷腸，逢人問消息，覓便寄衣裳，剪燭心方慰，回頭意轉傷，自余離故土，賴爾奉高堂，感逝餐應減，思兒鬢恐霜，弟能支菽水，妹可護溫涼，聞已調琴瑟，曾無弄瓦璋，當年送我處，今日遇君場，彼此皆如夢，依依雨渺茫。』此詩置白太傅集中，幾不可辨。

錢塘陸飛字筱飲，乾隆乙酉解元。性高曠，善畫工詩，慕張志和之爲人，自造一舟，妻孥茶竈，悉載其中，遨遊西湖，以水爲家。揚州遇雪，云：『雨隨微霰集，船與斷冰爭。』渡錢江，云：『萬竹向餘沉鐵在，羣山渾欲勒潮回。』爆竹云：『縑袍易裂拋宜遠，濁酒能醒近未妨。』

近來習尚，大夫多臂纏金觸，手弄椰珠，余頗以爲嫌，而謹厚者亦復爲之。陸作詩刺之云：『我聞遠賈多艱虞，纏金或以資窮途。途窮未必非懷寶，慢藏亦足來萑苻。世人金多揮不足，舉袖滿堂黃映肉。指環臂釧乃女子，男化女兒何日始。南方草木柳最久，實大如瓜漿作酒。何年落子比元珠，一串摩尼時在手。有手不弄琴與書，有手不把犂與鋤。可惜白日空摩挲，不有博奕猶賢乎？』

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，詩話中所載甚少。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，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：『丹樓天外峙，皓月空中行。銀濤與玉魄，相迸出光明。樹暗漢陽渡，雲低鄂渚城。不知何處笛，解作落梅聲。』泛舟登伯牙臺，云：『伯牙臺畔曉鶯飛，梅子山前綠漸肥。舟共鳬鷺聊泛泛，柳遮樓閣似依依。人琴千古知誰在，江漢殘春照鬢稀。我欲臨風彈一曲，落紅成陣亂斜暉。』

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，今五十五年矣，存者惟錢鐔石閣學，與余兩人耳。庚戌五月，相訪嘉禾，則已中風半身不遂，年八十有三，猶能醺醺清談，家徒壁立，賣畫爲生。官至二品，屢掌文衡，而清貧如此，真古人哉！刻鐔石齋詩集四十九卷，最後題春圃弟茶舫圖云：『清涼山後阿兄題，大令名看小令齊。三月柳遮江路永，十年人隔夕陽低。』拳拳念舊，蓋物稀爲貴，理應然也。先生吟詩，多率真任意，有夫子自道之樂。其村居云：『村居誰爲閉門高？夜雨頻添水半篙。楊柳初絲亞文杏，木蘭如玉照櫻桃。王官谷小雲同住，華子岡深犬夜鳴。短杖一枝扶使出，西軒北陌又東臯。』先人別業云：『屋於高處非忘世，志欲終焉此讀書。』皆有駘宕之致。先生名載嘉興人家常語入詩最妙，陳古漁布衣詠牡丹云：『樓高自有紅雲護，花好何須綠葉扶。』國初徐賁時寄妾云：『善』



保玉容休怨別，可憐無益又傷身。」

秋霜初下，木華未凋，而浮萍先悴。松江張夢喈之女玉珍有句云：「梧陰尚覆階前草，秋信先殘水面花。」雖眼前景，無人道過。又贈歸燕云：「空巢爲汝殷勤護，重到休迷故主樓。」真仁者之言。（玉珍嫁太倉秀才金朗，有孝子之稱。）

凡攻經學者，詩多晦滯，獨蘇州江鄭堂（藩）詩能清拔。王蘭泉司寇之高弟子也。登齊雲山云：「危梯高百步，曲折徑通幽。人與鳥爭路，僧邀雲住樓。山收千里翠，石放衆溪流。空際聞鐘磬，聲從何處求？」寓樓云：「東風料峭覺衣單，樓閣虛空夢未殘。病裏已教花事去，愁來肯放酒杯寬。畫圖勸客看山色，書卷留人忍夜寒。去歲家書今歲達，老親爲我定加餐。」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：「民情愛冬日，朝命轉秋官。」抑何工切？

余十二歲受王交河先生（蘭生）知入學。十五歲受李安溪先生（清植）知補增。十九歲受帥蘭皋先生（念祖）知食餼。感知己之恩，求王李二公詩不可得。近在汪松蘿清詩大雅中，得帥公春園云：「羣香多撲鼻，空翠總沾衣。良以得春趣，因之忘世機。徑幽當曉寂，禽小見人飛。我意適如此，看雲何處歸？」又秋信云：「柳殘池受月，花落徑添泥。」彈琴云：「耳邊猶有韻，空外絕無聲。」

彭湘南布衣與陳滄洲先生同鄉交好，陳歿後無所依歸，以選詩爲生。癸酉來金陵，年七十餘矣，杖頭挂古錢數枚，朱履白髮，招搖過市。爲余言滄洲詩宗少陵，誦其石峽看月云：「薄暮村難辨，依微古渡旁。空江懸網罟，落日下牛羊。水落灘聲緩，山高樹影涼。開篷看月色，夜久漸爲霜。」他如夜雨隣燈舟似市，經年旅泊水爲家，竹榻耳隨天籟寂，紙窗雲共佛香飄，皆佳。

松江提督張翼以公侯世職，而嚴灘一首獨出新裁。其詞云：「漫整荷衣拜逸民，灘聲猶自動星辰。富春近日誰漁父，天——當年有故人名。到先生纔是隱，賢如光武不稱臣。只因曾作梅家壻，外氏家風愛隱淪。」（嚴先



生爲梅福之壻，事見逸史。又明月到樓，忘是夜，桃花無水不成春，俱有意思，不似貴人筆墨。

康熙末年，布衣能詩者，金陵有屈思齊（景賢），蘇州有李客山（果）。二人俱落落孤高，與朱草衣別一風格。客山詩，余見甚少，屈長於五古，工夫勝草衣，而性靈不如。在僧壁見與馬秋田沈方舟姚玉亭觀秋色云：「香閣層巒上，登臨落照邊，鐘聲傳下界，人語近諸天。紅葉齊爭豔，秋花靜可憐。蕭然林壑外，歸鳥度寒烟。」莫愁湖云：「一自美人去，至今芳草生。」詩境冷淡，可以想見其人，余宰江寧，從來不見。

天長陳燭門（以剛），壬辰進士，與王孟亭同年，論詩兩不相合，以王好險拗，而陳平和故也。陳長於投贈，贈顧俠君云：「心厭承明戀釣槎，題名江上有籠紗，鼓鐘清廟元和筆，簫管揚州大業花。重碧千卮傾北道，軟紅十丈憶東華。相看淮海詩人盡，攜手平山日又斜。」

瀋陽唐俊公英，司關九江，四方詩人遊者，必有唱和。余於詩話中已詳言其壇坫之盛，先生詩尚未見也。近始得其歸舟卽景云：「逸興忙中減，茲遊片刻清，岸蟲隨櫓急，漁火貼波明。山暗殘陽滅，江寒夜氣生，莫教驚野浦，恐散白鷗盟。」環翠亭納涼云：「古亭雅集趁新涼，明月依人照異鄉，老樹靜風鴉睡穩，山衙報漏鼓聲忙。向平心事誰知己，庚亮襟期自笑狂，白雪陽春歌滿座，不堪回首少年場。」讀之想見盛世昇平，官領閒曹之樂。其子名寅保，貌如冠玉，早入翰林，出錫山嵇公之門，人以爲先生禮士尊賢之報也。

杜紫綸先生，選唐人叩彈集，專尙中晚，學者從茲入手，可免粗硬槎枿之病，而宗法少陵山谷者，意頗輕之。先生虎邱雨後云：「六宮花老淚胭脂，點點殘紅墜晚枝，自是東風無著處，本來西子有歸時。錦帆冷落青簾舫，玉管闌珊白紵詞，雙槳綠波留不住，半塘烟柳雨如絲。」先生翰林前輩，與余同試光明殿，恰未一握手。

沈歸愚言沈方舟詩，藏少弋家，少弋已亡，求之不得。杭董浦言方舟詩，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，或少弋卽方伯之宗人，未可知也。沈詩音節沈雄，得明七子梗概，而新穎過之，足迹所到，足以助其豪宕之氣。如下朝陽云：「

似聞風雨作，前有大灘來，一氣雙江合，孤城百粵開，驚身移島嶼，屢口出樓臺，倚棹懷湘子，橋成力大哉？余每過灘先聞聲響，讀此方知其妙。他如小泊云：『竹喧歸鳥後，村靜餉蠶時。』天啓德陵云：『內豎一朝祠宇遍，爰書三案士林空。』懷思宗陵云：『一劍割將公主愛，九門報道寺人開。』泰山云：『四嶽共推青帝長，一峯還占丈人尊。』皆膾炙人口。有長安陶友蘭者，愛其詩，臨卒，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爲殮，亦異人哉？

虎邱山塘有白傅舊堤，其碑爲居民埋匿，汪松蘿掘得之。沈賦詩云：『片石苔封閱歲華，憑君磨洗認龍蛇，從今覓得春風路，送與吳娘踏落花。』王吳廬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。沈贈云：『紅淚千行澣鐵衣，傾家不惜拔重圍，揮金卻笑曹瞞客，只贖文姬一個歸。』

雍正間，宣城有布衣葛鶴，字雲衢者，詩筆頗清，年未四十而亡。陳古漁誦其佳句云：『巢傾爭宿鳥，鞭響過橋驢；夜雨屢遷孤客館，秋風先瘦異鄉人。』

時用眼前之典，能貼切便佳。陳燭門贈李天山云：『老人吹火窺劉向，天子臨軒問長卿。』楊兼山在戶部歲暮云：『孫簿當年猶祭竈，崔丞近日只哦松。』姚姬傳贈陶生云：『貧無素業彈長鋏，行入朱門著小冠。』語俱妙，而姚詩似有所諷。

詩有無心而相同者，陶篁村偶成云：『閉戶渾如坐佛幢，彈琴作伴影成雙；多情只有蕭蕭竹，時帶斜陽綠到牕。』姚姬傳亦有涼階一首云：『涼階今夕又飛螢，倚檻風前已涕零；人迹不如修竹影，每隨明月到中庭。』陶題閱江樓云：『木落天空闊，鼉鳴岸動搖。』亦奇偉可喜。

沈方舟出峽云：『舟擲波心去，人穿石罅來。』王蘭泉舟至玉屏云：『人從激節流中坐，船在崩崖罅裏行。』丙子年家子陶時行，以胡氏一房山詩集見示，作者六七人。壬寅秋余過蕪湖，主人漱泉（淳）邀遊其處，屋不甚多，而窗對赭山，門臨湖水，洵鳩江一勝景也。集中管松崖太史（幹珍）云：『日夕山水碧，冷然秋更清，微

風湖而至，初月竹梢生，排雁銀筆柱，跳魚玉尺聲，不愁歸路晚，村火似星明。『淡霞山明府（如水）云：『入室菊排三徑秀，開窗風送一山秋。』仲燭亭（蘊繁）秀才云：『小閣乍開雙白板，秋山剛借一屏風。』宋笠田明府（樹穀）云：『沙外鷗眠閒勝客，竹間禽語妙於詩。』主人曉起云：『殘月林中挂，晴雲空際生，北窗幽夢覺，天色欲微明，露迥蕉花重，烟凝竹葉清，迎風傾兩耳，恰好一蟬鳴。』

出入權貴人家，能履朱門如籬戶，則炎涼之意，自無所動於中。宋人詠松云：『白雲功成謝龍去，歸來自挂千年松。』汪易堂（蒼霖）詠菊云：『不蒙春風榮，詎畏秋氣肅。』可謂見道之言。汪又有白桃花云：『褪盡鉛華露一叢，輕陰漠漠淡烟籠，漁郎錯認仙源路，洞口春深雪未融。』七夕呈冰玉主人云：『神光鑿鑿有無中，靈駕雲衢一水通，欲乞天孫爲補拙，明朝移巧到城東。』皆言外有意。

寶山徐水鄉名崧，不事舉業，專攻詩，年三十三而卒。卒前十日病，臥牀語其父云：『兒往謁洞庭陰君矣，惟一生心血在詩，可以遺稿付吾友浦翔春藏之。』其時浦猶未知其死也，夢與水鄉談甚樂，自言已死四日矣。今遊趙秋谷先生門下，講詩工夫大進，一笑而去。浦爲刻其詩，號百刪小草。海上秋興云：『魚鱗千戶縣初成，高築回塘似帶橫，天任孤城淪碧海，帝爭尺土與蒼生，扶桑日射帆檣出，碣石雲開島嶼明，極目滔滔烟水闊，秋風無浪總堪驚。』弔韓蘄王云：『宋家猶有西湖在，且自騎驢遺暮年。』此夕云：『明知惜玉須完璞，無那看花想折枝。』皆有性靈。

孔北海云：『今之後生喜謗前輩。』水鄉詠鸚鵡刺之云：『怪儂弄巧無多舌，纔解人言便罵人。』又刺元慎云：『君臣兒女情無二，報國曾無薄行流。』

水鄉有友呂步瀛字仙客，亦工詩而早亡。贈馮雲九云：『名士門生羽士師，仙壇步上少年時，男兒只道封侯易，誤到頭顱白未知。』馮棄儒入道，故呂羨之亡，何二人俱亡。

余嘗謂陸放翁對山，俱一入權門，名爲小損。然士大夫寧爲權門之草木，勿爲權門之鷹犬，何也？草木不過供其賞玩，可以免禍，怡無害於人，爲其鷹犬，則有害於人，而已亦終難免禍。東坡詠馬季長云：『不礙依梁冀，何須害李公？』恰是落第二層身分，而言之亦可悲也。

王蘭泉方伯詩多清微平遠之音，擬古樂府，及初唐人體最擅長。自隨阿將軍征金川，在路間寄南斗集一冊，讀之俶詭奇險，大得江山之助。方信古人云：『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缺一不可也。』過鑿子洞二首云：『急溜從東來，銳石忽西拒，水爲石所搏，奔流竟回注。豈知限坡陀，欲走不得去，回旋蹴浪花，蓄勢作馳驚。何爲一葉舟，竟往殺其怒，舟水相撞舂，進退屢猶豫。乘間突而前，奇絕詫徑度，大石如覆舟，小石如斷臼。其色侔豬肝，其狀肖熊首，其積累重巖，其裂豁破缶。謠詭非一形，爭出扼溪口，三石更頽然，似結烟霞友。臨空出竅穴，大小靡不有，俾受篙師篙，真宰信非偶。』昇輿短歌云：『下山走坂丸，上山逆水船，下用四人夾，上用四人牽。長繩繫板當胸穿，昇者二耦趨而前，二十四足相後先，如魚逐隊螳附羶。如羊倒挂禽齊驚，我身託與輿記肩，肩上一尺木，絙以緣，莫怪僂僂走不前，脚底千峯方刺天。』

人間懼內之說，始自何時？余戲云：『始於專諸，越絕書稱專諸與人鬪，有萬夫莫當之氣，問妻一呼即還，豈非懼內之濫觴乎？五代時朱溫雖凶暴，亦有專諸之風，其他文學之士，如王謝兩公，張稷李陽諸典故，固無論矣。』人又問懼內可見於詩歌否？余只記唐中宗寵韋后，優人因裴談與宴，知君臣同病，唱回波詞曰：『回波爾似拷，怕婦也是大好，外邊只有裴談，內裏無如李老』后喜，以束帛賜之。

哥字最俗，不入詩文，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，詠靜樂縣公主云：『馬帶桃花錦，裙拖綠草羅；定知韓帽底，儀容似大哥。』其時武懿宗短醜，而其妹甚長，人呼妹爲大哥公主。與則天並行，則天命元一嘲之，故云爾也。此外白香山詩，有何似沙哥領崔嫂，碧油幢引向東川。沙哥者，楊汝士小名，居易則楊之妹壻也。元世祖稱其臣董文

炳爲董大哥，亦奇。

儀真石大年有漁父詞云：『櫂頭艇子送生涯，來往蒼溪與若耶。手把一竿春又老，釣絲牽上野桃花。』浦翔春漁父詞云：『水之涯，山之麓，蓼花行，蘆花宿。不脫蓑衣酣睡足，得魚換酒笑向天，月落松江自歌曲。』二詩俱妙。石又有句云：『手劈芭蕉充繭紙，眼看蝌蚪學蟲書。』

路途行役之詩，明將軍瑞有句云：『沿途聽爆竹，逐驛讀春聯。』邵元直孝廉有句云：『行旌最喜晴，畏熱轉思雨。』皆行路之實情實景也。邵又有句云：『馬蹄易礙非芳草，鴉背難留是夕陽。浮生若寄誰非夢，到處能安即是家。』劇憐車馬馳驅苦，幸喜山川應接忙。』皆妙。又車前細雨織成簾，七字亦頗是路中雨景。

楊升庵曰：『詩至杜而極盛，然詩教之衰自杜始。理學至程朱而極明，然理學之暗自程朱始。非杜與程朱之過也，是尊杜與程朱者之過也。』客座贅語曰：『李于鱗詩律細而調高，然似吳中暴富兒局面，止是華美精緻。若杜少陵便如累世老財主，家中百物具足，即偶然陳朽間錯，愈見其爲富有也。』兩段議論甚佳，故錄之。

余丁巳流落長安，館高怡園先生家三月，後四十餘年，先生亡矣。余感其德，爲撰墓志以報。不料又隔數年，張蒙泉（果）寄夢中緣一冊來云：『先生亡時貧甚，家有九棺未葬，夜見夢於童君二樹，以箋紙索畫梅十幅。童素不相識，驚醒則案上有余所作墓誌存焉，所謂短而耀者，即其貌也，以告蒙泉。蒙泉曰：『得母高公欲假君畫以歸土耶？』蓋其時二人同客中州，而童畫甚貴重，故也。童欣然握筆，及畫成，買者無人。適河南施我真太守來見之，嘆曰：『畫梅助葬，真盛德事。』乃取其畫而助葬資二百金。題詩曰：『十幅梅花十萬錢，詩中之伯畫中仙。』耶溪太守捐清棒，了却幽人夢裏緣。』張招同人和其詩，號夢中緣云。』（高公名景藩，官至觀察。）

余親家徐題客畫穿雲沽酒圖。余題云：『玉貌仙人衣帶斜，腰間瓶插綠梅花。穿雲何事頻來往，天上嫌無賣酒家。』後讀王荊公集，有句云：『花前若遇餘杭姥，爲道仙人憶酒家。』與余意似不謀而合。

某太史詩集四十餘卷，余與交好，欲采數言入詩話，苦其太多，託門下士周午塘代勸之。周戲題見覆云：『何苦老詞壇，篇篇別調彈；披沙三萬斛，校得寸金難。』余不覺大笑，戲和云：『消夏閒無事，將人詩卷看；選詩如選色，總覺動心難。』

黃煊號補山，泰山別駕也。有昏夜獻金者，題其函云：『感君厚意，還君贈，不畏人知，畏己知。』余做其意題鏡云：『從無好醜向人說，只等君看自己知。』

涇縣趙星閣先生青藜，乾隆元年春闈第一人也。後官侍御，以耳聾去官。爲人古淡樸實，有詩集高尺許，記其祝某云：『退食常隨鶴，閒行不杖鳩。』夜行云：『高樹引涼生腋下，遠山銜月挂輿前。』又阻風云：『客舟牢繫客心飛。』七字尤妙。

余買小倉山廢園，舊爲康熙間織造隋公之園，故仍其姓，易隋爲隨，取隨之時義大矣哉之意。居四十餘年矣。忽於小市上，購得前朝顧尚書東橋先生手書詩幅，題云：『茂慈詞丈，就北山之麓，構園名隨園，索余賦詩，因贈云：『霜松雪竹憶歸初，千載猶堪借客居；雨過泉聲飛卷幔，雲生嵐翠擁行裾；金尊座對賢人酒，石室山藏太史書；共說高情邱壑在，蒼生凝望意何如？』』又曰：『誰向山居同挹詠？主人原是謝公才。』讀其詩，想見主人，亦是詞館文學之士，而歸隱者。北山之麓，當即在小倉山左右，未署天啓五年，友弟顧起元書。事隔二百年，而園名與余先後相同，事亦奇矣。惜茂慈二字，是字非名，終不知其爲誰也。（後考邑志，茂慈名潤生，焦弱侯之長子，守雲南殉節。）

余丙辰年過廣西全州，見江上山凹有匣，非石非木，頗類棺狀。甲辰再過觀之，其匣如故，絲毫無損，相傳武侯藏兵書處。或用千里鏡睨之，的係是木匣，非石也，但其上似無蓋耳。庚戌夏間，偶閱朱國禎湧幢小品云：『嘉靖時，上遣南昌姜御史，訪求奇書，入全州，張雲梯，募健卒探取，乃一棺中，函頭頗甚巨，兩牙長尺許，垂口外，如虎豹。』

狀。卒取其骨下山，卒暴死，姜埋其骨而覆奏焉。余曾戲題石壁云：『萬疊驚濤百尺崖，山凹石匣有誰開？此中畢竟藏何物？枉費行人萬古猜。』爾時未見湧幢所載，故用疑猜。若見此書，亦無可猜矣。惜武夷山之紅橋板，不得姜御史搭雲梯而一探之。

康熙辛亥，趙斗瞻從晉入都，道經定州清風店，宿逆旅主人家，姓陳，號繼鳴，壁上有絕句一首云：『馬足飛塵到鬢邊，傷心羞整舊花鈿。回頭難憶宮中事，衰柳空垂起暮烟。』後跋云：『妾廣陵人也，從事西宮，曾不一年，被虜旗下，出守秦中。馬上琵琶，逐塵而去，逆旅過此，語不成章，非敢言文，惟幸我梓里同人見之，知妾浮萍之所歸耳。時庚寅秋杪也，廣陵葉眉娘題。』

桐城張映沙（若瀛）倜儻負氣，作熱河巡檢，鑾輿駕臨，有太監某橫索金帛，其勢洶洶，知縣遁矣。張以理論之，太監大罵，張命役擒下，重杖二十。總督方公大驚，以爲顛，據實參奏。上嘉其官卑而能執法，將太監登時充發，而擢張爲河北同知。余按唐敬宗五坊小兒，騷擾百姓，長安令崔發遣人拘之，尙未訊也。中官率百餘人，持棒直入，毆崔幾斃。敬宗猶怒其擅拘中人，下崔於獄。以今較昔，聖主之聖，庸主之庸，豈不相懸萬萬哉？映沙特聖明在上，得行其志。在北路時，有上公莊頭，強贖民田，戴花翎來說情者數輩。映沙盡行揮去，拘強贖者杖之，衆爲瞽伏。映沙雖剛正，而喜恢諧，桐城土俗，呼叔叔爲椒椒。其時族弟曾敝編修，鄉試分房，有叔某爲大興縣丞，遵例迎送。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。映沙賦詩嘲之云：『恩旨分房第一遭，馬前迎送有椒椒。鹿鳴宴罷懷銀器，虎榜人來捏紙包。白髮門生雙膝屈，藍圈文字七篇高。莫言分校無他樂，夫婦同時著大毛。』

人有以詩重者，亦有詩以人重者。古李杜韓蘇，俱以詩名千古。然李杜無功業，不得不以詩傳；韓蘇有功業，雖無詩，其人亦傳也。而況其有詩乎？金陵方伯康茂園先生，清風惠政，人所共知。在睢寧治河，落水中，神扶以起，余記其事，載文集中。公豈藉詩以傳者哉？然重其人，則其詩亦因人而重。今春三月，詩弟子陳熙爲抄一冊見寄，錄



其繁時學署有懷云：『吾懷仲夫子，負米欣然歸。吾愛楚老萊，踴躍無斑衣。人生離膝下，忽忽欲何之？憶我少年時，井里從兒嬉。甫壯營薄祿，出門意遲遲。一官爲親喜，山城復羈縻。官冷飯不足，嗟哉無鮮遺。感此傷客心，晨昏忍暫違。寒風生四壁，瑟瑟侵人肌。以我念母日，知母憶兒時。憶兒憐其少，憶母慮其衰。人生願爲兒，結念常在茲。』登焦山云：『浮玉搖天碧，迴瀾障海門。人從初地入，峯到上方尊。吳楚當軒合，雲山遠水吞。我尋高士宅，三詔石猶存。』此兩首一徵仁孝之思，一存清妙之旨，讀者如食綏山桃，雖不得仙，亦足以豪矣。公諱基田，丁丑科進士，山西興縣人。

熬滄來明府有妹名潔，爲紫庭太史之女，性愛吟詩。年十六，適四品宗室魁明，年二十而寡，守志撫孤。常寄滄來云：『織盡人間寡女絲，三更涕淚一燈知。近來焚卻從前稿，不爲懷兄不作詩。兒女乾啼濕哭餘，偷閒纔得寄家書。望兄好繼襄勤業，莫使官聲竟不如。』滄來襄勤公成龍之曾孫也，歷宰吳下，清慎勤敏，綽有祖風。

俗稱女子不宜爲詩，陋哉言乎！聖人以關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，皆女子之詩。第恐鍼黹之餘，不暇弄筆墨，而又無人唱和而表章之，則淹沒而不宣者多矣。家龍文弟婦黃氏雅宜，香亭簪室吳氏香宜，俱有窈窕之容，同居一室，互相切磋。黃詠燈花云：『銀釭奪月吐光華，影入窗櫺透碧紗。未忍輕挑私問汝，不知何喜報吾家。』吳詠梅云：『爲受春寒花放遲，遊人偶探未開時。儂心恰愛天然好，不忍臨風折一枝。』春晴云：『細雨連宵濕軟塵，今朝晴放一窗春。柳絲低舞花添笑，都似風前得意人。』皆清妙可誦。又有淑端內史者，見二人詩而愛之，贈一絕云：『誦君佳句愛君才，未對菱花卷已開。想是瑤池曾結伴，詩仙逃下一雙來。』余按荀奉倩云：『女子以色爲主，而才次之。』李笠翁則云：『有色無才，斷乎不可。有句云：『蓬心不稱如花貌，金屋難藏沒字碑。』』龍文候補粵西家無擔石，而家信來詭云：『娶妾。』雅宜答以詩云：『郎君新得意，志氣入雲驕。未置黃金屋，先謀貯阿嬌。』蓋揶揄之也。香宜知余采其詩入詩話，以詩謝云：『有志紅窗學詠詩，絳帷深幸侍良師。微名也』

許登詩話，榮似兒夫及第時。『戲香亭也。雅宜名楨，香宜名蕙，淑端姓孟，名階。

梁山舟侍講，南山掃墓，見方姓人家張壁一幀，乃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一紙，即市賣之物完好如故，且刻板精潔，比近日百倍。正榜僅五十名，副榜十名，同考十二房，并主司官爵表字鄉貫，一一詳載於尺幅。又監臨提調三場題目皆全。解元於潛伍涵芬，第七名即查聲山先生也，榜姓邱。百餘年故紙，居然不毀，亦一奇也。梁中乾隆丁卯舉人，是科有重預鹿鳴之周名天相者，因題其後云：『我年二十五，卯歲領鄉薦，再上六十年，此榜實羔鴈。憶余鄉賦時，羣集隨諸彥，領袖鶴髮翁，（謂錄中第四十二名周翁天相，錢唐人）巍然靈光殿。風貌既甚古，章服亦不賤，私竊問姓名，愛蓮分一瓣。少年曾筮仕，秩視諸侯半，歸臥田里間，後生蔑由見。恭逢盛典舉，重預嘉賓宴，今後卅年餘，翁久隨物變。即余同年生，八九已露電，乃於山人廬，忽覩紙半片。上鐫千佛名，一佛曾識面，當年取士嚴，額解纔大衍。主司及同考，一一載鄉貫，字迹頗工整，首尾無漫漶。想見誇賣時，狼籍坊市遍，此紙逾百年，獨再優墨現。賢哉方山子，拾得常自玩，藏弄比吟箋，裝背作畫卷。某也後進人，彰美在所先，率書五字詩，留下一重案。』余道此與康熙年間吳鱗潭祭酒在啓聖祠掘得元人題名三碑，一蒙古一色目一漢人，皆有正副，余賞得紹興十八年朱子題名碑，相倣。

福建高南疇觀察，官江南時，與余交好，遭患難後，三十年不通音問。庚戌秋，其子竹筠袖詩相訪，壽陽云：『陟險攀藤上，岩巘勢百尋，路危遲馬步，峯峻怯人心。殘夢扶鞍續，愁懷對月深，前程都莫辨，雲霧濕衣襟。』青玉峽云：『人隨飛鳥渡，僧帶斷雲來。』平山堂云：『紫蝶緩隨人影去，綠楊低護畫船行。』皆佳句也。嗚呼！余見公子時，年纔六七，方疑流落何所，而竟能清詞麗句，卓然成家，可謂佳公子矣！

吾鄉金江聲觀察，有句云：『蕭寺秋聲流夕磬，酒樓紅影上春燈。』陽湖楊宇昭有句云：『滿林黃葉通樵徑，繞郭紅燈半酒家。』